

【台湾】玄小佛作品全集

● 迟来的春天系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JLY00 / 082

2



不要跟踪我

BestWishesForYou

一颗与爱绝缘的心
因你的奇特获得解救



玄小佛作品全集

迟来的春天系列

不要跟踪我

责任编辑：达龙

封面设计：嘉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 数据

玄小佛作品全集：迟来的春天系列 / 玄小佛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6

ISBN 7-225-01660-1

I. 玄… II. 玄…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6087 号

玄小佛作品全集
迟来的春天系列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行：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54.75

字数：1,200,000

版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 7-225-01660-1/I·392

定价：7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内容提要

生活在一个重视地位、重视声誉、重视面子的上流社会家庭里，尚纯云宛如初春纯洁无瑕而芬芳四溢的小百合，正恣意地拥抱和煦的太阳。

但是就在那个夜里，她被强奸了。这件原本应使她得到加倍怜惜与爱护的事情被公开后，尚纯云却被上流社会的伪道德、假尊严再一次强奸、抛弃。患难之中，麦立德爱上了这个柔弱无助的女孩，帮助她重建一个崭新的人生。

恰于这时，一双魔爪犹如幽灵般再度向这朵无辜小百合伸出……

序

阡陌

早在数年前向青少年书友介绍席绢作品时我就提起过玄小佛这个名字，那时我把她列入台湾爱情小说四大名旦之一。

如今玄小佛成了上海的媳妇，再把她归入台湾爱情小说四大名旦。似乎有些见外了，但的确玄小佛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处女作发表于台湾成名于台湾又封笔于台湾，因此，即使作了“阿拉上海人”她也还一样是台湾爱情小说四大名旦之一。

玄小佛本名何隆生，祖籍江西省、出生在基隆，何自然是父姓，在基隆所生，所以叫隆生，至于何以起笔名玄小佛，是因为亲人信玄学、礼佛吃斋？还是她自身有过这一类渊源。不容而知，但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于东楼先生说过：“玄小佛的笔名，影响了她的一生，小佛两字太重，大佛小佛不能乱用，而她恰恰用作了笔名，因此一生凝重。重情、重义、重纯真、重梦幻是玄小佛的人生特色，也是她的作品特色。她

的文学事业一度如日中天，曾和琼瑶分庭抗礼过，但终究没有压过琼瑶，不是因为才气阅历，而是因为她总是陷身于爱的漩涡与梦幻之中，如果晚恋几年的话她的文学成就会更高。”

阡陌以为，止因为玄小佛重情重义重纯真重梦幻。浴身于爱河才有连绵不绝的文思，才有时而清新婉约，时而豪情万丈的文气，才有曲折生动的情节，才有不竭的缠绵的爱情故事，才有这三十七部小说，才有成千上万为一个个悲剧而抹尽眼泪，为一出喜剧而尽展笑颜的忠实读者。

大凡写爱情小说，必不可少的是关于爱的体验。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能够写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如果有一天玄小佛自身就是一个在滔滔爱河中畅游过的优秀选手，她自身就上演过无数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如果有一天玄小佛愿意公开自己的情史的话。那我想一定是世界最生动的情史之一。

玄小佛十八岁时首出了处女作《白屋之恋》由台湾著名电影导演白景瑞搬上了银幕。

玄小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又是风起时》；

玄小佛的成名作则是《踩在夕阳里》，自《踩在夕阳里》走红。玄小佛声名鹊起，一时佳作连篇涌出，与当时已经红遍南天的琼瑶平分秋色。她的许多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荧屏，因此推动了小说创作和知名度的成长，成为实力派爱情小说的四大名旦之一。

玄小佛的作品总体上是爱情小说一个大类细分又

可以分成二个不同类型。一类是纯情系列，一类是黑白道系列。接近社会问题小说。对于已经出版的三十七部作品，短短的一篇序或前言不可能一一作详细介绍，只能选最具代表性、最具特色的两种作品让读者可以一斑窥全豹。

需要说明的是：阡陌的介绍不过是领大家到了玄关之处，只有大家静心去读，才能窥其堂奥，领其真谛。

《踩在夕阳里》是玄小佛纯情系列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这部作品所叙述的爱情故事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情节生动、起伏跌宕、波澜回旋，可读性极强；二是人物个性鲜明、颇具典型意义；三是生活层面真实感人，透射出情爱哲理。

小说起始如涌泉，卞卞冒泡，自然溢流，继而潺潺缓流，然后不断向前，遇阻则拐弯，遇跌则倾泻，珠飞晶溅，飞风洋洒，汇成奇异景观，再往下，湍湍渐成，轰鸣奔腾，看这部小说如同看一条溪流穿山岭变成大河的全过程。

《踩在夕阳里》起因于女主角沙兰思偷摘楼下人家的木瓜，引起小纠纷，因小纠纷而注意对方，发展下去，楼上楼下一只吊篮互传书信，暗涌款曲，渐渐萌发爱意，小说开头写得令人开心，时常忍俊不禁。而沙兰思在屋中堵住了小偷唐吉，大度而巧妙的处理，使唐吉良知爱启，改邪归正，后来成了全书不可或缺贯穿引线的重要人物。运用之妙，不由得你不

佩服玄小佛文思之巧。

小说第二章写出主角乔克尘同沙兰思热恋的情感变迁，严肃懂事，从不胡来默默栽培爱情之花的乔克尘与骄傲、自信、刁蛮、任性的沙兰思之间充满性格冲突的爱，一开始就打下了悲剧色彩的印记，而玄小佛偏不把它写成悲剧。

第一次爱情危机是在沙兰思看见乔克尘陪同本公司职员陈爱云时，醋的炸弹大爆炸；第二次危机则是风流无状的沙父与沙兰思在电视台相遇，看见父亲与她素来不屑与之为伍的歌星相拥在一起，引发了气恨的炸药包，自尊、自信的火药一起爆发，而沙兰思不加控制地率性所为，不听任何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地冲击自己的恋人，这一切使得乔克尘受到了强烈震动，使双方由热恋的欢乐一下跌入了痛苦之渊。

第一次危机是在谅解和委屈求全中平息的，这个解决过程告诉读者一个爱的原则，即是：如何处理爱的过程中的矛盾，道歉和把握道歉的时机是爱情成功的关键，这可以视之为金科玉律，谅解和委屈求全是维系和巩固爱的关系的最佳粘合剂，刁蛮、任何是爱的大忌，猜疑和妒嫉是爱的大敌。

第二次危机中沙兰思不肯原谅父亲的过失，不肯和解而盲目排斥一切人的劝解，迁怒一切人包括真心相爱的乔克尘，造成了乔克尘重大的心灵伤害，而沙兰思负气出走西欧，而又逾期不回，且不给乔克尘任何音讯，酿成了乔克尘更为巨大的伤痕。失恋后大哭

数天而陷入爱的盲区，麻木地应承一切，在母亲的撮合下与陈爱云有了爱的接触。沙乔之间一对原本美满的鸳鸯，就此天各地方，令人扼腕，让人为沙兰思的刁蛮、任性和超强得近半愚顽的自尊而黯然神伤。

如果沙乔之间的爱情就此了结，那么这故事以悲剧结尾也可算得上是完整。如果轻轻巧巧地团圆也会流于平常。玄小佛之不同之处就在于她善于安排故事。接下来的情节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一个言情故事居然可以安排得如惊险小说一般扣人心弦，让读者为人物命运悬心吊胆，虽不是生死之悬，却也够教人回肠荡气的了。

得知乔克尘与陈爱云要结婚，心中深爱着乔克尘的沙兰思立即从欧洲飞返台北，找到乔克尘，如果她能放下永远要让自尊胜利的愚蠢信念，温婉地投向乔克尘的怀抱，那么一切历史都将改写，然而沙兰思就是沙兰思，她不会认错，即使心是豆腐做的，嘴也像刀子，她以她自己的方式去表达，逼迫乔克尘在二十四小时内退婚，与她结婚。

乔克尘认为他是深爱沙兰思的，但办事素来认真的他认为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首先伤害了陈爱云，然后马上再抚平陈爱云的创伤，沙兰思故态复萌，发了一通火后，负气自嫁曹述成，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娶她，小说发展到此可以说是风云突变、再变、又变。真如同夏威夷海边的冲浪者面临的大潮巨澜，一会儿被抬上浪尖，一会儿被打入谷底，那震荡心灵的

天籁之声如轰震五洲的雷霆，撞击着每一个当事人的心。

乔克尘终于战胜了爱海的巨浪，载沉载浮又跃上了浪峰，他决意结束与陈爱云的关系，找回沙兰思，然而命运掌握在玄小佛手中，她不是作寻常的生死关头的描写，“飞马赶到，大呼刀下留人。”挽救这行将最后死亡的爱情，而真的让乔沙之间的爱情走向无可挽回的绝境，等到乔克尘悟透一切，赶到法院时，生米已成熟饭，沙曹二人已经成了法定夫妻，乔克尘跪倒在地欲哭无泪，心尖滴血，眼睁睁看着自己钟爱的人成了他人的堂上妇。玄小佛之高明在于旁出意外之笔，她让乔克尘战胜了自我的心理障碍，战胜了法儒这一性格缺陷，代之以醒悟后的勇猛，去作无畏的拼抢。他终于悟透了想爱、敢爱、会爱这一新时代新的爱情理念。而沙兰思情感历经磨难，终于明白了自己永远要让自尊胜利的自信心，好胜心是自己为自己营造的精神囚笼，她终于走近了真诚。

小说是以沙兰思回到初恋之地为结束的，全书是一出时而令人感慨唏嘘，时而令人会心微笑，带着喜剧意味的正剧。

年轻的玄小佛时年不过二十刚刚出头，却以此精彩绝伦的手笔挑战琼瑶，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她以如此成熟的笔触写出如此动人的爱的心得，更是琼瑶所缺乏的，这决定于他们两人不同的爱史。

《谁敢惹我》是玄小佛作品的另一种类型。小说具有很强的镜头感和视觉冲击力，如读影视剧本，一闭眼有声有影，人物形象动作于眼前，令你挥之不去。

惊呼声……满身是血的杀了人的小妓女……贵妇人夏红尘……时隐时现的目击证人……

夏红尘根据年令特征以及小妓女自报的家世，断定杀人者是自己失散多年一直在寻找的女儿丹丹，接下来的故事围绕着保护弃女和随之出现的陶姓男子以及黑道人物夏红尘、林律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原本看似一个平凡的因果故事，越深入越知不那么简单，直到后半部故事发展到了当紧处，弃女丹丹爱上了林律宗的儿子林凯元，便得林律宗不得不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原来丹丹是他与夏红尘的亲生女儿，她与林凯元是不能结婚的同父异母的兄妹。这一来，问题似乎逆转了。故事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割裂情感的巨大哀痛，然而玄小佛笔下意外迭出，丹丹被绑架，夏红尘护女的强大母爱，驱她舍命与绑架者相捕，这深深感动了丹丹，她说出了真情，原来她不是丹丹，他们与陶雅诚一起设计了这个陷阱，目的是为了把黑道老大林律宗与夏红尘抓起来，绳之以法。因为是他们害死了陶的弟弟、假丹丹的恋人小宗。这一新的视点，把小说带向另一个方向，故事急转直下，变成了黑道人物必杀假丹丹和陶雅诚，而夏红尘又要拼死不让林律宗得逞……小说至此主题立意方真相大

♥ 序 · 阡陌 ♥

白，原来是一部反毒扫毒，深具积极意义的书，这种题材本身就决定了它的惊险性和可读性。

玄小佛的大部份作品可以归入上述两类，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还将有自己的深刻体会，还将领略她那巧妙的构思。优美的文笔，哲理的语言，获得一种莫可名状的享受。

这是我称她为四大名旦之一的原由。

顺带还要告诉读者一点，玄小佛真作就这三十七部，以后在玄小佛没有宣布再次重出之前，不管再出来什么新作，一概都是假冒，因为玄小佛已经封笔。

1998年12月12日写于羊城华夏

1

青春飘散在一群男孩、女孩的脸上，你看不到任何一双衰老的眼神。因为，从这里经过的，全是旁边那所大学的学生。

公车站牌边，排满了这些高声笑谈的大孩子；健康，开朗，朝气万分。

只有一个人不等公车。

她叫尚纯云。

柔婉，净白的面颊，瓜子般呈现出惹人怜爱的弧型。窄肩、细臂、瘦小腿，一种接近营养不良的纤弱，倒使得有股特别叫人疼惜的郁悒气质。

“尚纯云，司机还没来呀？”

同学经过她的身旁，匆匆的丢下一句话。

她轻轻抿嘴一笑，浅浅的，乐谱把在胸前。

她是个不多话的女孩，浅浅的笑容，是她和善、惯性的回答。

又有几个同学跟她打招呼了。

“唐宏呢？”

“他下午没课先走了。”

她的声音像她的笑容，一个样子；浅浅的、轻轻的。

同学走远了，是几个女孩，吱吱杂杂的感慨着：

“上帝的心是歪的，最好的全给她了。”

“连男朋友都像特别替她订做的。”

“好多人迷唐宏吔！”

“也好多人迷她呢。”

天色愈来愈暗了，司机还没来，尚纯云。看看表，开始焦急。

晚上家里有晚宴，妈妈要她表演钢琴，她选了一节莫扎特的奏鸣曲。

夜间部的同学都陆续的来了。司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要不要继续等？或者自己叫部车回去？

尚纯云忖思着，校门口的路灯全部都亮了，她犹豫的脸被照射得不安而愁郁。

不能等了，都七点半了，她已经站了一个多钟头了。

认定了这个想法，尚纯云挪动她细萝卜般的腿。

刚一移开脚步，尚纯云就被一股怪异的感觉包围着。是敏感吗？

尚纯云不能确定；但，有一双脚步声跟在后面

是千真万确的。

学校不在市区，计程车要走一段路才喊得到，尚纯云开始被害怕纠缠起来了。

她不知道那双脚步是否有什么企图；她想往回走，继续等她家的司机。夜间部的同学都进校门了，整条幽暗的路，只有尚纯云和那后方跟过来的人影，细长细长的晃在尚纯云身边。

正被恐怖绕结的尚纯云，一声喊叫都来不及，嘴就被捂住了。纤瘦的身子，像一只遭捆绑的鸡，丝毫挣扎的机会与余力都没有，就被拖进更幽暗的一角里去了。

尚纯云来不及明白一切，一股巨大的重击，打晕了她的神志。

迷糊中，她白色的百褶裙拉下去了，她听到浊重的呼气，她感到肢体被沉沉的压住。突然，她被一种尖锐的痛苦刺醒了。

她什么也看不到，这是一片幽黑的世界。

她清清楚楚的明白她遭遇什么了。

她狂嘶的哭，惊吓近于休克的哭吼。

但，她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

压在身上的男人，伸过一只手，没命的堵着她的嘴。

“你的钢琴弹得太好了——太好了——。”

眼泪绝望而恐惧的奔流；尚纯云朦胧的听到几句含糊不清的语言，一串撕裂的痛，残酷的向她侵

来。

她晕过去了，人事不醒的晕过去了。

幽暗；依然幽暗。

有一双手抱起尚纯云。

“小姐，——先把衣服穿起来吧。”

尚纯云看不清那是张什么样的脸，她所有的感觉是痛楚和露水潮湿的冰凉。

“我没捉到他，他跑得太快了！”

尚纯云脑子是纷乱、尖刺的。每一颗脑细胞都像插了一根针，又痛又麻木。

“住哪？我送你回去。”

住哪？这是回家的意思。

回家？

尚纯云。浑身颤栗不止；她的父亲、母亲、姊姊，还有唐宏的父母，还有邵家，还有——。有一屋子人在等她，等她的莫札特。

“你可以坐摩托车吗？”

扶到路边，尚纯云稍稍看清了一张年轻的脸，那臂力拉着她的手，那臂力——那臂力……突然，尚纯云抽回了拉着的手，她恐惧的望着他，一步步的倒退着。

“不要怕，不是我。”

那及肩的乱发，那磨损的牛仔裤，粗黑的凶眉，是他？是他吗？

不顾刚才的创伤，尚纯云退着退着，飞快的跑

了，死命的跑，没有鞋子，乐谱也丢了，像一具幽灵，几乎脚不着地的消失在黑暗里。

尚纯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她没有按前院的门铃。

她由后院吴嫂每天买菜进出的小门，轻轻的敲，敲了好一会儿，吴嫂来开门了。

“二小姐，你怎么——？”

尚纯云哀求的目光制止着吴嫂。

“吴嫂，让我——从后面厨房楼梯上楼，不要惊动大家，我——”

控制住翻搅的心绪，尚纯云苍白的脸，痛楚的望着吴嫂。

“我换了衣服，——自己会下来，千万别惊动他们……”

蹑手蹑脚的上了厨房后的小楼梯，尚纯云小心的关上房门，小心的脱掉身上的衣物，放了一大缸的洗澡水，滚热滚热的洗澡水。

洗去了眼泪，洗去了污泥，洗去了肮脏；洗不去沉淀在尚纯云心底的记忆。

捶打着浴缸，尚纯云将整个头脸埋进热水里，她是不准备将这张面孔再抬起来了。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听到妈妈宏亮的嗓门。

“纯纯，你怎么没等老陈就自己回来呢？快下来吧！大家等着呢！”

尚纯云将脸抬起来了，那原本就轻细的声音，